

九旬游子报平安

□中 岳

去年虚度九旬,有诗感怀:
此地有缘慰先祖,未料痴儿寿九旬。
回首南下走巴蜀,逐梦雪域别山城。
累遭劫难疑无路,化险为夷似有神。
千年修行百年愿,风雨谁凭惜晚晴。
我故乡如皋,终老乐山。说与此地有缘,是因为祖父名字叫“乐山”,取“仁者乐山”意。未料几十年后,孙儿会终老于遥远的一个叫“乐山”的地方。经历了社会大动荡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改革开放的巨变,平凡如我,有此经历,除了缘分,难有别解。
离开故乡很久,很久了。和每一个曾经或仍然离乡在外的游子一样,浓烈的乡愁,朝朝暮暮,魂牵梦绕,挥之不去。
我出生在、成长于如皋城曹家巷一老宅子。大门厚重,门口两个大石鼓。进去是照壁、门房、过厅,再进去才是三进正屋。屋后有个“大园子”,称其“大”,是与园旁四叔祖家有花草、假山、鱼池的“小园子”相对而言。再后面是我们族中子弟启蒙读书的私塾,也即六叔祖的书房。六叔祖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,慈而严。

而他家长龄堂叔,则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玩家。檐下养着几箱成天咕咕叫的鸽子,放飞时,带响哨。堂屋挂着一长串蜻蜓大风筝,也是有葫芦响哨的。阶下则有许多蟋蟀罐,我们到处帮他找蟋蟀,一起玩。
大一点,学堂是孔庙小学。肃穆的殿前,参天的银杏树,泮池夏日缤纷的荷花,池畔两侧长长的拱桥。
读初中,是在北门的如皋中学。那里有正读高中、六叔祖家另一位堂叔(其实只大我3岁)。他酷爱文学,是他引导我开始大量阅读艾青、臧克家的诗,鲁迅、茅盾、巴金以及俄罗斯的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冈察洛夫等等经典,终身受益。
老宅子的大门在曹家巷,后门则开在南大街。斜对面就是“老松林”。老一辈的如皋人谁能忘记那里的肴面、螃蟹包、五仁馒头、太师饼呢?几十年了,我已久违。2010年5月回如,不是吃蟹季节。前年,我的外甥来川,带来了,但经过冷藏,再蒸,难得原味了。
还有曹家巷口的烧饼店,那里的葱油烧饼,老远就闻到那特有的香味了。还有饅子烧饼、

萝卜丝烧饼,也令人难忘啊!
无比亲切的还是我们的如皋话。从南通回如,车过白蒲(别忘了那里的豆腐干),就满耳乡音,到家了。
而我要离开这可爱的故乡了!
1947年春,祖母病故,叔父从天津回来料理丧事,然后带我去天津,在志达中学读高中。
天津是1948年冬解放的。1949年3月我参加革命,7月南下,随二野刘邓大军进军西南。我是随二野总部从宜昌乘船进川的。通三峡,我坐在船舱的背包上,饱览雄奇壮秀、鬼斧神工的山川之美。年底到重庆,枯水天,高高的朝天门,我帮炊事班背一口行军锅,到复兴关驰地。第二天,1950年元旦,和几位战友去逛解放碑。经过长途行军,一身军装,一双草鞋,身无长物。回来写了一首诗,记得其中两句:
“山川更比画卷美,清风未觉草鞋贱。”
写实,长于平原,没有见过名山大川。而社会清廉之风,艰苦朴素,穿草鞋,逛闹市,是以为荣的。
到重庆后,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工作一

段时间后,回部队,去西藏。动员报告强调的是进藏的长期性与艰苦性。我们都作好了思想准备。
进藏经二郎山、雀儿山、唐古拉等高山,深入藏区途中,看到了大片原始森林,皑皑雪峰,清湛湖水,辽阔草原。而一望河谷地区为波密、通麦等地则气候温暖,物产丰富。曾想,真要在这里过一辈子,也很好哦!
形势决定命运。几年后,我还是回内地了。
1957年结婚,1958年与爱人一同转业回川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,叔父从天津寄来了婴儿用品。生活安定了,把母亲从如皋迁来。此后母亲与我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与十年“文革”。那时,工资不高,物资匮乏,为六口之家,一日三餐,母亲操持家务,非常劳累。烧的煤球、蜂窝煤都要远途购运。而当改革开放,物资逐渐丰富,生活有了改善时,母亲却没能用上天然气、电冰箱、大彩电,逝于异乡乐山,享年93岁。安葬于九峰山麓,我在母亲墓旁为自己预留了墓穴。明月夜,短松岗,千年孤坟,总还可以与母亲絮话故乡,永远陪伴。



不必忧伤

——写给一位落榜生
□夏俊山

高考分数公布了,你半晌无语,目光迷离又忧伤。我知道你渴望上大学,但现实是这样无情,因几分之差,你落榜了!
其实,你不必忧伤。生活本来就不是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,人生旅途,挫折与痛苦实属难免,只要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就不必有太多的遗憾。听听我的忠告,好吗?大海总是风浪迭起,人生旅途难免曲折崎岖。不要让痛苦蒙住你清澈的双眸,不要让忧伤缠住你心灵的小舟,不要一次跌倒就从此俯首。勇敢面对,笑着苍穹,即便错过了今年的美好,因为努力过,便会无悔,因为奋斗过,无须遗憾。乌云过后,就是灿烂的阳光。生命是曲折的波翻浪卷的河,义无反顾地向前,寻找新的转折点,也许等着你的,是柳暗花明,是迷人的风景!

其实,你不必忧伤。生活就是在阅历中成长,在历练中坚强。落榜既然像巨石落在你的面前,你改变不了它,那就把它垫到脚下吧。受折遭挫,想想珍珠蚌吧。一颗粗硬的沙砾,忽然钻进珍珠蚌柔软的体内。对于这残酷的生命的伤痛,珍珠蚌默默地用自己的美丽与透明将沙砾层层包裹,经历了漫长的磨砺与抗争,她改变了生命的创伤——那粗硬的沙砾成了晶莹的光彩夺目的珍珠!创伤与苦难,结果并不都是毁灭,它完全可以造就美好,甚至

鲜藿香

□安铁生

对于南通人夏日的最爱鲜藿香,我儿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: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所上的通师二附和所有小学一样,是从来不供应学生饮用水的,实在渴了要喝必须到老师办公室要,那是轻易不敢去的。天热了下午放学回家,最畅快淋漓的就是捧起外婆预先泡好、放凉了的几碗翠绿的藿香头水,咕嘟咕嘟仰头一饮而尽,真有水好好汉大碗喝酒的痛快,其清凉香馨至今不忘。到了暑天,蔬菜难长供应量少价高,母亲便掐来天井里长得很多的片片鸡鲜藿香叶,洗净晾干后在面粉鸡蛋糊里一蘸,入低温油锅里炸成金黄,便成了价廉物美的藿香卷,咬开后只见内绿外黄香酥又清口,绝不逊于那时限量供应难得一吃的鱼子,苦日子的滋润在藿香卷里可见。

那时南通人几乎家家户户天井里都有鲜藿香,它常长在墙角或砖头缝隙里,只要去年有老根,今年会自己萌发,而且比撒去年留下的藿香籽生长得快。如果天井里没有,也会去邻居同学家要些春天出的小藿香苗。它不用施肥,只要旱天浇些水就会长得亭亭玉立。而且藿香与薄荷一样,天气越热含油量越高,也越是芬芳,对买不起新茶叶的人,鲜藿香水实在是热天最佳饮品,就是今天看来也绝不亚于可乐、汽水、冰激凌。与好的新茶叶泡法不同的是,新鲜嫩茶必须控制水温在七八十度左右,否则烫熟了清香顿失;而泡鲜藿香则必须用“泼煎泼开”的沸开水冲入,放凉后一看鲜藿香如翡翠般绿得晶莹剔透,藿香水青澄一汪浓香飘逸,这可是纯天然绿色保健饮料啊!难怪镇江、上海的亲戚都向我要过藿

使生命得到升华。待到峰回路转处,便是岁月花开时。让我们像珍珠蚌那样对待伤口吧。忍耐乐观,化解苦痛,也许等着你的,是美丽星空,是人生的辉煌!
其实,你不必忧伤。“岁月不知人间多少忧伤,何不潇洒走一回。”走出自我的小圈子,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,能来到这世上走一遭已属不易,为何还要寻找烦恼,久久地陷在痛苦的泥潭,拨开生活的迷雾,让时光明媚,做一个豁达的人,错过了春天,就让自己在盛夏开放;没有好的际遇,就用汗水将黑夜照亮!在狭窄的天地间,海阔天空;在细碎的光阴中,找寻幸福。

听听我为你写的诗吧:“擦掉吧,伤心的泪/不要让痛苦把心儿揉碎/到人群中去,到原野上去/那里有鲜花,那里有玫瑰……
真的,你不必忧伤。只要热爱生活,你就会知道生活是多么美好,活着是多么有意义;只要心存希望,你就会看到,无论怎样的风雨,总会属于过去,你依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明媚风景。时光的长廊里,落榜只是一支小插曲,它不会成为生活的主旋律,你乐观坚定,一路前行,依然可以与春天约会。希望与奋斗在一起,成功与攀登在一起,幸福与乐观在一起,告别忧伤,抬起你的头来向前看,那里有一片属于你的灿烂晴空,有一片等着你耕耘的芳草地!

那时、那事、那人

—

我童年生活的那条巷子,实际上是一座“城市里的村庄”,我家租住的那个李家老大门出脚向东10几步就是一片水面,叫薛家潭;薛家潭四边都是高高的刺槐,郁郁葱葱,我们小孩子在水边飘水花,在树上找知了……
我特喜欢粘知了玩。
粘知了可有学问,用什么东西粘,什么时间粘最有收获。高级的用桐油面筋,其次是粽子角(吃粽子留下一角用锤子锤几下即可)。我们穷孩子则土法上马,弄一根长芦柴头对准早晨的蜘蛛网一个劲绞,三四个蜘蛛网也就能绞成一黏团。中午,悄悄钻到树下抬头往上看,黏团不知不觉伸到正在只顾鸣叫的知了翅膀上,几下扑腾就捉住了;但知了的警惕性也很高,一有动静就撒下一泡尿叫着飞跑了,弄得我们一头一脸臊气。知了粘多了,太阳出来惩罚我们了,我们的光脑上一个又一个疖子鼓起来,一天一天越来越红肿,让我们妈呀娘呀地喊疼。

母亲说:“怎么不再去捉知了啦?去晒太阳呀!”
我们小孩子没办法就是哭。
母亲拉着我的手来到隔壁院子里找孙妈妈。孙妈妈生得五大三粗,很有北方大妈的架势。孙妈妈是周围一带公认的治疗疖子的手神。孙妈妈放下饭碗对我仔细看了看,点了点头。
平常中午都是我粘知了的最佳时光,太阳越热,知了叫得越凶,似乎是在喊人来捉,但如今头上两个大疖子疼得要命,只得乖乖在家睡觉。

突然一阵剧痛,痛得我一下跳起来,但手脚全被母亲、爷爷使劲按住,我睁大了眼睛,只见孙妈妈手上毛巾揩满脓血。“还有个没熟等发亮了我再来。”孙妈妈下手稳准狠,一次解决问题,我摸了摸头上疖子瘪成了一个坑。

孙妈妈的本事就是她不用什么药物,她说:“挤就挤个干净,里面没脓水自然就好了;孩子死哭随他去,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快。”孙妈妈治疖子是免费的,巷子里小孩子头上的疖子十之八九是她挤好的。她就用这最原始、最简单的办法,不知帮了多少人家节省下上医院的钱。

二

我在外面玩得好好的,不知怎的一回家就头痛得快炸了,脸红得发烘,只得一个人悄悄钻到被窝里呻吟。
母亲连忙过来问:“喝了生水?”“没有”。“淌汗脱衣服吗?”“没有”。
当年我们穷人家可没条件动不动就上医院,医院大门八字开,有病无钱莫进来。
于是,母亲从碗橱里拿出一只平常吃饭

的碗,再从筷笼里拿出4根天天吃饭的筷子,洗了又洗,碗里注上半碗清水。母亲又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黄元纸捏着在祖宗牌位前拜了又拜,然后把黄元纸拿到我的额头上揩了又揩,再在碗上筷子上抹了又抹之后,就在祖宗牌位前一把火焚化掉。这一切做完之后,母亲就一手拿起4根筷子在水碗里竖起来,一手不停地从筷子头从上向下浇水,这时母亲开始说话:“爹爹,奶奶,孩子不懂事撞了你老人家了,你老人家不要和这细畜生计较啊……”如此这般说了一会,奇迹出现了:4根筷子居然紧挨着在水碗里站起来,不动不摇!有时一站就是一个钟头。这就叫“站水碗”治小孩子头疼脑热就是灵验。

更神奇的是晚上母亲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粥,我居然撑起身子就把粥吃个碗底朝天。第二天早晨背起书包就上学了。母亲的“站水碗”一治一个准。

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中国民间智慧的出色运用。据现代科学研究,人体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,有60%—70%的疾病可以不用药物人体就能够自愈。科学家打比喻说,人体内开设有大量“药房”,可以通过排列组合配制出多种“药方”,人体内还配有高度负责的“医生”系统,包括免疫、排斥、修复、内分泌调节等。所以在一般情况下,有个头疼、脑热什么的,多休息、多喝水就能自己减轻、痊愈。母亲继承这种民间医术首先运用心理暗示,激发儿童的敬畏,乖乖地听话休息,喝水,这样儿童自身的自愈能力就充分调动起来了,然后的庄严虔诚仪式,其实是一种手段,一件外衣,做得煞有介事似的骗骗小孩子而已。母亲当然未必明白其中奥秘,她也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依葫芦画瓢。至今有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,其实中国民间很多医术是很科学的,欠缺的是我们对它的深入探究。

三

邵家巷是全市的贫民区,富人有富人的活法,穷人有穷人的算盘。
这一回二弟可把母亲急坏了。不仅头疼、发高热,而且手脚抽搐,嘴里说胡话,特别是小舌头不时伸出来,伸一缩,像蛇吐信子。有邻居对母亲说,这叫蛇舔子筋,要命着呢!
病不等人,母亲立马到南门城外找一个叫“刘根儿”的“抹筋师傅”。问了七八个人才找到刘根儿师傅家。遗憾的是老刘根去世多年,小刘根儿去年也走了,现在替人抹筋的是小刘根儿的女婿,女婿继承了老丈人的本事,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了。
这是一个瘦精精的庄稼汉子,正在稻田里干活。他很快在田水里洗净了手脚,套上鞋,就跟母亲一道回来了。只见他麻利地拾掇葱白,切好姜片,淋上白酒,再把三者放在

□陈根生

碗里用刀柄捶了又捶,便解开二弟的上衣,他用两个粗糙的大拇指蘸着酒汁从二弟的胸脯向下抹,一直抹到脚底心。他在重要穴位上反复抹。足足抹了近一个小时,他一个30多岁的汉子也是满头大汗了。
如此这般三次,二弟居然活蹦乱跳在地上玩起了玻璃球。

祖父为什么不让我上医院呢?一来上医院花钱花不起,二来祖父自己的经历比这更奇迹。
祖父说他两岁时也“惹过筋”,比这更凶险,医生来看过,没用,眼看孩子奄奄一息了,家里就弄个小被子一裹丢在大门堂角落里给他准备后事了。无巧不巧,那天老刘根儿师傅从院子后面人家看过病出来,看到门堂里垂死的小生命,他抱起来扒开眼一看,再仔细把把脉,有救,连忙喊人,老师傅要施展他的全部本领和阎王爷一搏。果然最后老师傅大获全胜,祖父起死回生,硬是捡回一条命!不能不佩服“抹筋”师傅有一双神手!

四

这几天班上又增加了几个“大嘴巴”,半个脸都红肿了,像挂了个茄子。我也莫名其妙不知怎的就成了“大嘴巴”,只得停学在家休息。

用现代话说,这传染的是腮腺炎。
一大早,祖父就拉着我的手到南门城外一座庙里找一位老和尚。老和尚穿起袈裟,对准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,舀一碗清水,小和尚一手托着磨好的墨汁沾在一旁,老和尚口中念着词,伸出长指甲的手指蘸清水弹在我的“大嘴巴”上,然后用毛笔蘸墨汁在我的“大嘴巴”上反复画着圆圈圈,画呀画呀,我只感到一阵阵清凉、舒坦。转眼我的脸上像贴了张黑墨膏药。民间把这叫“扳蛤蟆窝”。

为了加快疗效,祖父又领着我到迎春桥东河边药王庙里找到一位道士;和尚头上光秃秃的,道士头上像个鸟窝。道士也很和善,他和老和尚的疗法一模一样,不同的是他领我对着渐渐下沉的落日,嘴里念念有词。临行我照例向道士鞠躬致谢,祖父悄悄把一张小票塞在他手里“吃个早茶”。

老和尚说:对着朝阳是“拔毒”,老道士说:对着夕阳是“收毒”。

有一次,老和尚外出了,老道士又不在家,祖父领着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。母亲想了想,袖口一卷:“让我来试试。”就这样,母亲既念咒语,也不照太阳,就这样般地替我嘴巴涂了大黑墨。说也奇怪,我照样感到嘴巴沁凉沁凉,很舒坦。再后来,不知不觉大嘴巴也就瘪下去了。

我现在想,这恐怕就是儿童超强的自愈力和休息相结合产生的神奇疗效。我们全被老和尚、老道士忽悠了。

自在香

□晓舟